

阻擊與狙擊

「新聞民工」大多都是文字潔癖兼強迫症患者。比如某次到一景區參觀，看到門口招牌上的「旅遊聖地」，就忍不住告訴前來迎接的導遊，應該是「勝地」，結果換來對方凝視障的眼神。

這還是雞毛蒜皮，改與不改，大家都理解意思。但有時候，用字不當，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有些是字形相近，如河南的沁陽與泌陽，相隔數百公里，曾經不知有多少信件和快遞寄錯了地方；有些是讀音相同，「退出刺激方案」和「推出刺激方案」對於股市行情的影響，絕對是冰火兩重天。

新冠肺炎疫情風波中，數艘郵輪遭遇波折。又有文章錯寫作「遊輪」。郵輪是專門的大型豪華客運輪船，酒店、賭場、劇院等應有盡有；而遊輪雖也是用於旅遊，但概念寬泛得多，比如載上三五十名遊客海岸轉上半天的輪船，也算遊輪。再如，有黑心商人販賣偽劣口單牟利，用「牟利」這個貶義詞，才夠態度鮮明；如果寫成了中性的「謀利」，就失去了鞭撻力

度。最需改正的案例是，將「阻擊戰」誤作「狙擊戰」。「狙擊」乃是槍手躲在隱蔽處，架設好一挺M82或SSG69，瞄準目標，點射絕殺。而「阻擊」顧名思義是動用大兵團阻擋截擊敵人。像遼瀋戰役中的塔山阻擊戰，淮海戰役中的徐東阻擊戰，都上演了「人與陣地共存亡」的血色悲壯，關乎整個戰局乃至歷史進程。防控新冠疫情之艱巨慷慨，顯然應是「阻擊戰」。寫成「狙擊」，真的是矮化了億萬人民的努力。這種「馮京做馬涼」之誤，應當慎重。

假如哪一天研發出了特效藥，能夠突然出其不意中殺滅病毒，那倒是差不多有點像一次「狙擊」了。前幾天看到《咬文嚼字》雜誌也注意到「阻狙」現象，不僅欣欣然，潔癖者所見略同。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人心難足

清代褚人獲的筆記《堅瓠集》，已集卷之三有《人心難足》歌，形象生動。

《葵軒瑣記》有《人心難足歌》：終日奔波只為飢，才教食足又思衣。衣食若還多充足，洞房寒冷便思妻。娶得妻來駕被暖，奈何送老恐無兒。有妻有子雙雙樂，終日思量屋舍低。起得高樓並大廈，又無官職受人欺。縣丞主簿皆嫌小，欲去朝中掛紫衣。人心似海何時滿，奈被閻羅下貼追。

這詩雖俗，但切合人情。這幾乎是一幅人心不足形象圖。人心不足，似乎源自動物的本能。

現在，我拿一隻鳥來比方一下。一隻鳥，不管什麼鳥。憑力氣有了吃的，窩也有了，還必須找一隻母鳥，志同道合的，一起過日子。找母鳥並不難，母鳥也嫌日子單調，一拍即成。母鳥來了，就有家了，自然也就有了小鳥，一家子那是其樂融融。鳥窩擴建，那也是水到渠成的，不需要花很大力氣，另找一棵大樹，再將窩築大點。這麼生活下去，也挺好。可是，這一家人，經常會被其他的鳥欺負

，有次，那鳥頭領帶着其他鳥，耀武揚威，還想調戲牠的母鳥，這鳥真是氣壞了，牠暗想，一定要走鳥仕途，做鳥官，管理鳥；那樣，自己才不會被鳥欺侮。

鳥仕途也很累，因為有那麼多的鳥都想做鳥官。有天晚上，這鳥做了個夢，牠做了鳥宰相，牠將對牠夫人有非分之想的鳥頭領給宰了，牠正洋洋得意地對眾鳥發號施令，突然，感覺全身一陣刺痛，睜眼一看，牠落在了山民的網兜裏，原來，山民也學聰明了，晚上捉鳥，一窩一窩地掏。

在某種程度上，人就如那鳥，表現形式不一樣，其實內涵相同。

如果做鳥，就做一隻快樂的鳥，越山越水，自由自在。人不是鳥，人完全可以比鳥崇高一些。那些鳥官除外。

筆記新說 陸布衣
1164334351@qq.com
逢周二、四見報

烤一碗牛奶

北海道的牛奶，當屬這片土地上神奇的魔術師。只要它出場，就可以變出任何花樣：道南的成熟商業化和經典品牌；道東的優質資源供給，讓乳脂成分保持在百分之三點七以上卻依舊清爽不膩；道央圍繞着札幌為中心，各種蛋糕、衍生品應有盡有；而遠遼的道北，則擁有據說只有當地才能喝到的「冰淇淋口感」牛奶。

本以為在魔術師的指揮棒下，餅乾、布丁、鍋物，種種奇思妙想近乎飽和，誰想在富良野，竟然橫空出世童話世界裏的「烤牛奶」，足可見人類之貪婪，也算口腹欲裏最實力的貢獻了。

對很多人來說，即使到過富良野，有幸一嘗烤牛奶的也不佔多數。畢竟它深藏於酒店的咖啡館中，要順着一條曲折的林中小路走進「森林精靈露台」，等一個嶄新的天地出現在眼前，再去探索那些高高低低的木屋。而這其中的一家，就是把烤牛奶變到你眼前的舞台。

所謂烤牛奶，是甜品也是飲品。一碗端上來，上面覆蓋着薄薄一層表皮，會讓人一下子想到焦糖布丁。吃下去才驚覺，名為「烤牛奶」只是障眼法，它從裏到外都是冰的！更神奇的是，小小一碗竟還有兩層，上面的牛奶比較黏稠，而下半部則是流動狀，入口感覺非常微妙，順滑在唇齒之間延展，就像幾條水流匯入大海，也像一個明星，在你眼前同時切換成古裝、民國、現代三種扮相，一人分飾三個角色，依舊可以演得出神入化、演得明媚動人。這時候的你，完全沒辦法只驚嘆於它的獨特口感，那份香醇和濃厚，更多是被這樣豐富的變化，精準的統一所折服。從嘗到品，只用了幾秒鐘時間，便對眼前的它肅然起敬，也同北海道的牛奶，有了更深一層羈絆。

食色 判答
逢周二、四見報



交友規則：夠朋友，才能交到朋友的朋友。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防疫下宜淡妝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一些高消費品行業、零售業、餐飲行業均暫時出現一定程度的業績下降，化妝美容品銷售方面也見遜色。對於一些需要每天化妝上班的女士而言，口罩已經是出門必備之物，有什麼方法可以在防疫的大前提下，仍然保持妝容？

在外出的時候，我一向習慣是會有基本的化妝程序，雖然用防疫口罩，實際對妝容影響不大，但若底妝沾到口罩上，尤其是塗上唇膏後又怎辦，這就要利用一些化妝技巧，還要借助一些化妝品不易脫色的特效功用。對於用口罩後的妝容，有朋友認為重點應放

讀博無用？

最近有位年輕朋友拿了獎學金到劍橋大學讀碩士，由於刻苦學習，加上中英文了得，教授們都力勸其完成碩士後，留下來讀博士學位，他卻執意回港找工作。友人此舉令正在職場苦戰的筆者百思不得其解。

追問原因，原來友人被身邊博士朋友的際遇嚇怕了。他身邊的朋友都是文史哲博士，但現時學位貶值，即使有博士頭銜，大多只能在大專院校混個兼職講師教席，既沒有鐵飯碗，人工與學歷亦不相稱，教學工作也很繁重，因此總是滿腹牢騷。不想讀博的友人苦笑說，如果用四、五年去讀個博士學位，屆時返來香港已是三十出頭，沒有任何工作經驗，競爭優勢充其量只是多了一張博

士沙紙。學界「難撈」，私人企業求職亦高不成低不就。有了這麼多前車之鑒，出於現實考慮，這位原本懷着滿腔熱誠的好學之人，亦只能打退堂鼓了。

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Ph.D.）曾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身份，許多人發財立品後，也會想方設法拿個「榮譽博士」，何況是真才實學得來的學位，但現時 Ph.D. 有時被戲謔為 Permanent head Damage (永久腦殘)。大學教席僧多粥少，升遷又極其困難，筆者一些擁有博士學位，在大學擔任講師的昔日同窗，人工竟不如在中學教書的同學。純粹因為擁有多五年工作經驗，在中學教書的同學已經升到主任

法律中的文學

「文字並非一顆晶瑩剔透、永恆不變的鑽石，而是思想的皮膚。她覆蓋在鮮活的思想，因應時代和環境的變遷而變換其膚色和內涵。」

這段文字也許會令你想起一篇散文，但其實它出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詞，而且涉及的案件還是一個相當枯燥的稅務糾紛。這不是一個孤例。普通法地區的法院判詞是一個文學寶藏，在這裏你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文學風格：莊嚴典雅、優美浪漫、激昂澎湃、詼諧幽默、富含哲理的等等。為了寫出更好的判詞，法官們會鑽研寫作技巧，甚至參加專門為法官所設的寫作培訓班。

為什麼普通法系的法官那麼重視判詞？這是因為法院判例是普通法的根

基。許多法律原則都是由法院通過一個個案例逐漸發展和完善，在成文的法典裏反而是找不到的。也就是說，重要的判例書將被一代代的律師反覆地拿出來學習和研究。記得我讀法律的時候還看了不少英國十九世紀的判詞呢！

既然案例是法律的根源，那普通法系中最重要的原則當然就是「遵循先例」。這個原則要求相似的案件得到相似的判決，以確保法律的公正性、穩定性和可預測性。換言之，法院在以前的案件中作出的判決對於級別較低的法院具有約束力。

因此，在處理法律糾紛時，律師為了說服法官接受客戶的主張，必須花費大量的精力從幾百年的案例中篩選出與

的位置了。與「讀博無用論」截然相反，弔詭的是，近年身邊也多了幾個「職業讀博人」。由於不想踏入社會做事，於是不斷周遊列國去申請獎學金，讀完一個博士到另一博士，年近四十歲覺得不好意思了，才拿着二三個不同科的博士頭銜去求職。由於博士學位太多，實際經驗太少，私人企業大都敬而遠之。幾經艱辛後，才在大學謀到一個講師的教席。當然不宜「一竹篙打倒一船人」，也有為了追求學問，甘願放棄高薪厚職而去鑽研學術、精進專業知識的讀者。

童眼觀世 梁戴
逢周二、四見報

當前的案件最相似、又對客戶最有利的先例。如果這位律師幸運地找到幾個可用的先例，那他就可以從中選擇一篇寫得最清楚、最漂亮和最具有感染力的判例書。你會發現，那些經常被法官和律師引用的判詞不僅法理扎實，而且文筆動人。是這些判詞維持着普通法生命，為它的發展提供着養分。

每當想到自己的判詞將成為法律的一部分、在幾百年後還會被人們研究、引用，法官們下筆時當然就非常慎重。普通法就是由一個個盡責的法官用他們的智慧和修養長年累月地灌溉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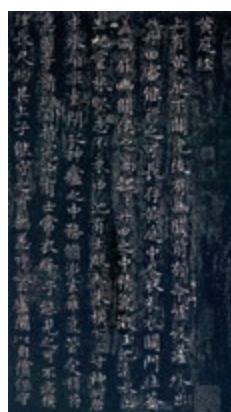
律人行 夏有風
逢周四見報

小楷刻帖最失真

若論小楷，鍾繇、王羲之、王獻之等晉賢法帖歷來為無上範本。然而，魏晉名家真跡流傳極少，所傳者大多為刻在棗木版上或石版上的刻帖。古人無影印技術，除雙鈎響搨之外，摹勒上石然後製作拓本是最為常見的複製手段。

法書墨跡經過刀刻，總有或多或少的失真，而失真的程度對於小楷尤為嚴重。啟功先生說：「宋刻匯帖，如黃庭經、樂毅論、畫像贊、遺教經等等，點畫俱在模糊影響之間，今以出土魏晉簡牘字體證之，無一相合者，而世猶斤斤於某肥本，某瘦本，某越州，某秘閣。不知其同歸棗石糟粕也。」（《論書絕句》第十一首）

《黃庭經》、《樂毅論》等皆是傳為王羲之所書的小楷名帖，然而和近世出土的魏晉寫本墨跡相較，



可見刻帖中的點畫和魏晉時期真實的筆法已相去甚遠。之所以如此，正是由於刀刻

◀傳王羲之書《黃庭經》

最易失卻精微之處。若是較大的字，細微之處有損，或無損於筆意與結構，而小楷點畫本來精微，又如何耐得損傷？誠如啟功先生所云：「棗石上辨小楷，如蚊睫操刀，只成諧謔」（《論書絕句》第五十一首）。

要發現刻帖失真的現象，必須能夠見到真跡。但也有人縱然見到真跡卻依然執著於刻帖的模樣，甚而以真跡為「俗」，正所謂「棗石魄才經眼，已薄經生是俗書」（啟功《論書絕句》第十一首）。

書之妙道 鄧寶劍
逢周四見報

四十八位作家的童年

青少年喜愛的作家君比，不幸離世。獲益出版社的東瑞，曾經編過一本《童年》，是四十八位作家的合集，其中有君比也有我的一篇。

書是一九九四年出版，距今已二十六年，翻了一下，佩服東瑞花了那麼多心思。首先要向四十八位作家約稿已非易事，每人還要附上童年的照片跟近照相比對。也要有作家的簽名式，每篇最後有編者的短評而扼要的賞析。書的最後還有「工作紙」，適合學校把書作課外閱讀之用。

作家的年齡跨度大，因此我們看到不同時代的童年。

劉以鬯運氣不錯，小時有一位好老師，出題填充：

老師□□，我就□□。
劉填「老師打我，我就不來」。老師給了八十分。他父親認為不應該，老師說：「全班只有

他填得最通順。」馮浪波寫他一個仙（一分錢）買碗芝麻糊。小思把觀看螞蟻當「玩具」。駱賓路在新加坡日治時代的三年零八個月。孫觀琳說她童年交書法功課的往事。我知道她最近還在用功練字。周嘉強唸過私塾，二年級已經讀《孝經》《論語》。雖然每篇都只吉光片羽，但讀來津津有味。

南牆集 阿濃
m.facebook.com/A.Nong.cps
逢周一、四見報

底是持久力強，不易溶妝，但性質偏乾，因此也建議可混合另款水潤度高的粉底齊用。以海綿蛋輕拍臉的上妝方式，讓粉底液更能貼近肌膚，令妝感輕薄持久，主要也是要減輕與口罩的距離，避免摩擦，另用蜜粉定妝也非常重要，最後使用粉刷把臉上多餘的蜜粉掃除就完成。

要讓唇膏不易沾口罩的方法，用持久力強的唇彩，搽上唇後用紙巾輕壓，直到沒有色彩沾上即可。若非必要，在此高度防疫時期，暫時保持淡妝仍是最佳的選擇。

衣尚 蕙蕙
逢周二、四見報

而面部底妝，如何在口罩下依然可保持久一點，除了上妝方法，就是選擇粉底方面，霧面粉